



谢有顺 著

身体修辞

花城出版社



谢有顺 著

身体修辞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修辞

谢有顺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5

(夜行人丛书)

ISBN 7-5360-4005-9

I . 身 ...

II . 谢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674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技术编辑 赵琪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东鹤山市教育印刷厂

(广东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8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005-9/I·3248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YEXINGRENCONGSHU

目次

目 次

CONTENTS

呼唤文体独立的时代(总序)	1
第一辑 身体与伦理的辩证法	
身体伦理的变迁	7
身体是如何被革命的	13
反抗身体压抑	20
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	24
身体叙事的修辞学	27
肉体乌托邦	30
身体辩证法	35
肉体拉住灵魂的衣角	40
肉体和灵魂的逻辑哪个强大	43
恐惧是无法忘却的	46
身体受苦比精神受苦容易得多	49
像人那样为人生活	54
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	58
失爱者的生活美学	62
消费社会的暖色幽默	69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目次

YEXINGRENCONGSU

目次 CONTENTS

第二辑 这一代人的暧昧

七十年代人的文化表情	77
美女作家的谋略	81
内心苏醒的一些方面	87
被错置的存在者	90
拒绝“尖叫”	92
就这样飘来飘去	94
通向自身的道路	97
给一个语言狂欢的理由	100
虚构的文字,真实的鬼	107
叙事的意味	110
每个人都在为生活付出代价	112
被缓解的苦难	114
游戏继续进行	116
物质主义背后站立的是虚无	119
成为一个存在的发问者	130

第三辑 真实正在趋于梦想

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	143
格瓦拉如何被利用	147
布尔加科夫的遗产	150
珍藏阅读快感	153
盗亦有道	156
真实是可怕的	160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谢有顺

卷

YEXINGRENCONGSHU

目次

目次 CONTENTS

此时此地的写作	162
真实正在趋于梦想	167
无边无际的孤独	169
一个弱者的人格分析	171
三部电影与一种人格	174
黑暗的心	177
记住，并活下去	179
谎言中的真实	181
匿名的快乐	184
心灵孤独前行的痕迹	187
集体记忆的幻灭	189
话语喧哗后面的心灵事变	193
第四辑 消费社会的思想姿态	
存在的寂静就是存在的被注销	201
时刻背负精神的重担	204
思想偏见的力量	213
想念自由	220
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	222
“文化大散文”的历史困境	224
大散文的精神秘密	228
看见比想象更困难	234
从经验和叙事里出走	238
完成一种故事精神	242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谢有顺



目次

YEXINGREN CONGSHU

目次 CONTENTS

没有事实就没有“史”	245
消费时代的思想姿态	249
批评的智慧	253
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	259
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	263
文学是对存在的私人理解	268
谢有顺访谈(代后记)	271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呼唤文体独立的时代（总序）
YEXINGRENCONGSHU

呼唤文体独立的时代（总序）

张 柉

文学界有一个笑话，说诗歌写不好可以去写小说，小说写不好可以去写散文，散文写不好可以去搞理论，理论搞不了可以去搞批评，批评也搞不了那就基本上废了，好像足球比赛，甲A不行就到甲B去。这个笑话中包含了一种文体等级的腐朽观念。有等级就有权力之争，每一种文体都试图占领文体核心地位。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史，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话语权力斗争史。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就是琐碎的言论，是街头巷尾的“小碎嘴”，讲的只是小道理。朝廷的采风官从外面回来，除了向皇上汇报当地官员的政绩和民情之外，还要附带讲一些民间传说、鬼怪故事，供皇上取乐子。至于大道理，则由史书（纪传体、编年体）和诗歌来讲。“诗言志”就是要求讲大道理。所以，讲小道理的小说在诗歌的压抑下一直抬不起头。古代小说家搞创作，就像干坏事一样，只能偷偷地写，在民间秘密流传。但小说是很有毅力的，并不气馁，暗暗地使劲儿，卧薪尝胆，等待扶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YIXINGRECHI

正日子的来临。连小说都屈居偏房，小说评论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不叫评论，叫“点评”。点评者一边击节惊叹，一边在小说的缝隙中写下一点感想：“妙！真真妙也！此句自不可少。二语石破天惊。”这种所谓“点评”近乎瞎起哄，它让我想起了西门庆身边的应伯爵和花子虚。

后来，由于中华帝国的崩溃、封建权力结构稳固性的动摇、世俗生活领域的迅速扩大，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极力鼓吹，小说终于掌权了，成了主流文体。梁启超将小说革命提到了改良群治和民族自新的高度（当时是很有意义的，今天看来的确有点过分）。小说终于与“大道理”挂上了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于是它便傲视一切。它甚至觉得，其他一切文体都应该听小说的使唤；再差的小说也强过好的批评。鲁迅本来就是凭着在《新青年》上写那种蒙田式的“随感录”而出名的，后来也顶不住文坛的白眼而改写短篇小说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责备他，说他没有写出篇幅更长的小说来。尽管大师的称呼还是给了他，一些人心里却老是疙疙瘩瘩的。由于小说得势，作为附庸和帮闲的小说评论也跟着鸡犬升天，一副狐假虎威的德性。从此，小说评论便跻身于做稳了（小说的）奴隶的时代。

小说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一种比它更厉害的文体，那就是影视剧本。影视剧本尽管没有小说文体那么庄重，显得有些轻佻，就像当年的小说一样。但它年轻，新鲜，更有魅力，所以马上占领了文体的核心地位。在影视剧本的挤兑下，小说不得不重新屈居偏房。于是，小说界充满埋怨、失望、消沉的情绪，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平心而论，影视剧本却没有做大的想法，反而有一点羞涩，对不起小说似的。而小说家写影视剧本，偷偷摸摸的，还一边写一边露出不屑的表情，大有富贵小姐落入风尘的感觉。小说评论一见小说失宠了，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转身就向影视剧本抛媚眼。更可笑的是，他们无视电视剧独特的生理特征，用跟小说调情的手段来对付电视剧本。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呼唤文体独立的时代（总序）

所有这些荒唐的现象，这种恶性循环，都是文体等级制造成的。今天，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义务摆脱文体等级制的羁绊，创造自己独特的价值。不要认为不写长篇小说就不是搞文学，更不要以为其他文体都是小说的副产品和补充。一种文体并不对另一种文体负责，更不是它的附庸。创造力、批判精神、真诚和独特的文风，是各种文体自身产生独立意义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无论哪一种文体，诗歌、小说、散文，或者影视剧本、网上写作，本质上是平等的。除了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等基本的写作要求之外，它们都应该对当代问题负责。既不要为炫耀个人才能而写作，更不要搞什么文体中心主义，让其他文体紧密团结在以某文体为核心的周围；而应该让所有文体进入一个有效的平等对话之中。

文学批评的写作也是如此，它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文体一样。批评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本中，而是各种文本之中，甚至更多地表现在非小说文本之中，比如影视、广告、时装、城市、图画、数字世界，等等。特别是在一个消费取代生产、符号流通取代商品交换、模仿取代创新的时代，文本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有效性问题的支配下，批评不但需要面对众多的新文本，更重要的是，它也必须直接表达自己对时代经验的态度，参与批判性分析和对话之中，并使批评文体写作自身产生独立的意义。

由于规范文学批评写作的一系列传统概念的失效（比如美学概念、典型化概念，甚至结构概念），因此，批评的失范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但寻求有效批评概念的过程，是与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社会分工不宜太细，用不着专门弄一批人在找批评范式，另一批人按照批评范式来搞批评实践。面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创作现状，有效的批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探索。在这个探索中，短论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实践。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夜行人文学评论(文学)

花城出版社这套“夜行人丛书”里的文化(文学)短论,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新的批评文体的探索。我自己的批评写作不一定做好了,但我相信丛书的另三位作者谢有顺、洪治纲、葛红兵,还有更多的年轻批评家,都比我做得更好。



【夜行人丛书】

身体修辞



谢有顺



第一辑 身体与伦理的辩证法

YEXINGRENCONGSHU

第一辑

身体与伦理的辩证法



【做人智慧】

身体修辞

◎

◎

◎

YEXINGRENCONGSHI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YEXINGRENCONGSHU
身体伦理的变迁

身体伦理的变迁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体，但并非每个人都真正认识身体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我们大多数时间所受的教育，都是反身体的，并在身心二分法的诱导下，把心和高尚相联，把身体留在黑暗之中。尤其是在政治化的时代，权力和社会只承认心所代表的思想和理性，而将身体等同于罪恶和污秽。为此，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身体管理学——从穿衣服到化妆，从吃喝玩乐到两性接触，无一不是把身体自身的需求简化至最低。在公共场合，每个人都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没有身体的人，而只留下火热的思想，昂扬的斗志。身体成了非道德的区域，它随时要为自己的不安于现状而站到道德的审判席上。

这种漠视个体身体存在的所谓道德，其实是一种便于管理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特征是抽空所有具有个性的身体细节，使每一个人都活在抽象的思想和精神里——而一旦你无法达到这个思想和精神的境界，首先要怪罪的肯定是你的身体，因此，在那个革命年代，惩罚思想落后者的方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身体伦理的变迁

YEXINGRENLIGUONGSHU

式，几乎无一例外是劳动改造（让身体受苦）、监禁（限制身体的自由）和处决（让身体彻底消失）。这时，身体已经不是身体本身，它成了政治的符号。一个时代的苦难正源于此：政治化的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政治化的身体。

身体的政治化，实际上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化，它扼杀的是个体的自由，私人的空间，真实的人性。因此，任何一个时代，它在争取思想和身体的自由的时候，肯定都包含着尊重日常生活的吁求。日常生活是一个社会的肉身，没有它，人的身体也就没有展开的空间。只有日常生活得到有效的恢复，身体才能找到自身的完整性：伦理性与生理性的完美结合。所以，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说，身体“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空间”，因此，“身体的空间性……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形成的条件”。并断言“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而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则在《身体形态》一书中更详尽地指出：身体是我们赖以栖居的大社会和小社会所共有的美好工具。身体同样也是我们在社交中表达亲昵和热情的工具。例如，有时我们是通过对身体的特别使用而表示友善的目的，如刻意着装，或对脖子、手臂、手腕、眼睛、脸颊、嘴唇等作装饰打扮，或相互微笑、亲吻、握手等。所以，每当我们的身体稍有不适，我们一般都婉言谢绝社交聚会之类的活动。如果说身体是各种社交场所中表达社交礼仪的工具，那么有时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在某种具体的情形里身体同样可以用来表示对社会的拒绝。例如儿童往往通过哭闹、踢打、拒绝吃睡、弄乱弄脏来表达他们对父母某种要求的不满。囚犯、精神病人（更不用说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了）也会有同样的举动。在此，身体是表示拒绝或抗议的工具，正如同从权威的角度来看，顺从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一样。所以最高的社会惩罚就是人身限制或肉体监禁，用疼痛折磨、饥饿，甚至死刑来达到惩处的目的。革命者、造反者、持异端邪说者、失足者、罪犯，甚至病人都有可能遭到肉体上的惩处，因为他们必须为挑战社会的正统体制和既定原则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YEXINGRENCONGSU

身体伦理的变迁

付出身体的代价。

其实，身体哲学一直是人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只要你把人置身于正常的研究视野里，你就回避不了身体在人的存在中的独特地位。但人类历史上对身体所实行的长期的压抑和定罪，导致 20 世纪的人类走向了身体解放和身体放纵的另一个极端。一百年前，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20 世纪的人类生活可谓最大限度地回应了尼采的呼吁。性解放，吸毒，捆绑，束缚，施虐，受虐，身体穿刺，等等，都是“以身体为准绳”的极端行为。和过去那个沉重的身体、道德的身体不一样的是，自由的人类社会拥有的是欢乐的身体、欲望的身体。

这种身体伦理的变迁，也在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地推进。随着生活的改变，个人空间的建立，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可以自由支配的身体。大家好像在一夜之间就明白了，身体也是一个人是否为自己活着的重要依据。以前那种绕开身体、直达理想的乌托邦生活并非天经地义，从身体出发的个体生存方式也未必就是反动和自私。人不仅有思想上的自我，也有身体上的自我，也就是说，一个人自由与否，不单要看他是否能不受限制地思想，还要看他是否能照着自己的喜好随意地穿衣、打扮和恋爱。——这个要求，在刚刚过去的革命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社会的转型期，身体往往充当着社会进步的载体和先锋，哪怕它那令人担忧的欲望化的过程，在最初的时候都具有颠覆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祛除身体上的政治化色彩，还身体一个本真。

有意思的是，政治刚刚解除对身体的监视和管理，消费文化便开始了和身体的合谋。消费文化试图要告诉每一个人，你身体上的重担已经消失，它惟一的真实是欲望、享乐和消费。而为了让身体获得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你在消费的时候就要通过广告来重塑自己的身体。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些时尚杂志和



身体修辞

● 谢有顺
卷

身体伦理的重建

YEXINGRENCONGSU

产品广告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身体样式，如那些模特所示，男的要强壮，女的要苗条，相反，肥胖则是难堪和丑陋的象征。如同政治社会有一整套反身体的身体管理学，消费社会也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异化身体的身体控制学。那些流行的消费元素，其实正是加在身体上的新的专制，因为身体的美和快乐的标准，掌握在那些消费工业的制造者手中，他们隐蔽地规定了身体的价值模型，而消费者却并不自知。比如，我们都会认同广告模特的身段是标准身段，并对它趋之若鹜，可我们却从未想过他们后面所蕴含的消费引诱。正如布希亚所言，严格来说，消费广告里的模特的身体根本就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符号，一种形状，或一种身段；他们的身体被彻底空洞化、功能化和抽象化，和一件没有性别、纯粹为他人目光而设的商品没有区别。换言之，模特的身体都是反身体、反性别和反欲望的。

布希亚的话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控制力量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成长起来，那就是消费工业和消费文化。它使身体公共化，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共场合的表演者，于是，他身体上的任何装饰，都不再以自己的身体舒服和快乐为目的，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并更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这种过度的身体关怀，是身体消费工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尽管它是另外一种践踏身体的方式，但在当下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对它产生警惕。骆颖佳先生在《后现代拜物教》一书中说：在现代社会，国家或政权绝对不是惟一作出权力操控的单位，偌大的消费工业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我们，只是它们的操控不是一种“硬操控”，即透过法律、惩罚，甚至暴力操控我们的生活自由，而是透过一系列身体消费限制我们自由的“软操控”。这种身体消费透过时装工业对我们的衣着作出要求，规范我们的身形，甚至是人对自我的了解；透过美容工业控制我们（尤其是女人们）的面容；或透过健体工业告诉我们肥乃万恶之首，鼓励我们多花钱在健体或节食等调控身体的事情上。身体消费工业又透过广